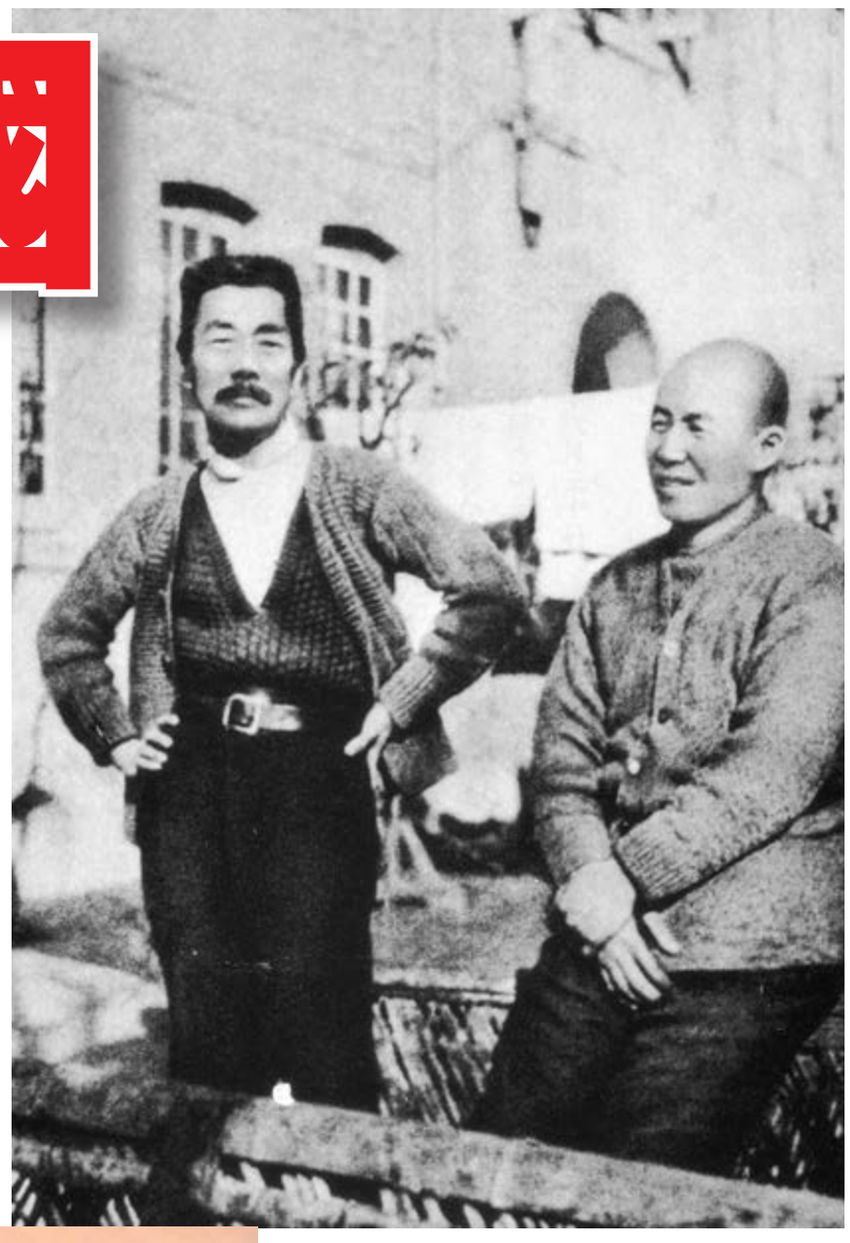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的日本人看中國

在紀念館裡看到過一本內山完造所寫、描寫上世紀三十年代社會實態的書。我一直好奇，作為一個日本人，他是用什麼眼光看中國的？到了東京神田，順便去那裡的內山書店打聽了一下，不出所料，要想找這本書幾乎無望。回來後查了一下網上書店，居然有一本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的劣根和優根》，由內山完造的《活中國的姿態》、渡邊秀方的《中國國民性論》、原惣兵衛的《中國民族性論》合編而成。《活中國的姿態》雖然翻譯得生硬，但正是我想讀的那本。出版說明中說，這三個人物代表了當時左、中、右的三種立場。讀後覺得立場是一回事，提供知識和視角又是另一回事，原惣兵衛的《中國民族性論》不僅許多論點已被歷史證實為過時的濫調，許多論據也是錯誤的，完全沒有必要湊在裡面，浪費讀者的時間。

文：龔敏迪



■魯迅與內山完造網上圖片

渡邊秀方對於天命觀的研究就有深度。他指出，和劉邦、宋太祖一樣，日本的豐臣秀吉也「憂門閥無可誇，不足使群臣屈服，乃又唱道出一種感生說，就是誇稱什麼『我母親乃夢入日輪之懷而生我，所以我位登關白，乃是當然，是天意。』」無非都是用欺騙的方法，強調自己統治的合法合理性。為此，朱元璋甚至說：「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王天下。」敵對的元朝統治者也是天命所鍾，接下來自然是自己的合法合理性了。因為天命，所以百姓不必反抗，逆來順受就是了！這也迎合了意志薄弱者的心理。不過，渡邊秀方指出：墨子「倡導了『非命說』，大大地攻擊了迎合主義，痛罵了運命論者。」而且，「他的思想論斷精細公平，有邏輯基礎，首尾一貫。」其他學派往往是非系統的，所以，「墨子可說是中國第一個邏輯思想家。」

這大概就是當時「天下之言，半歸於墨」的原因吧，可惜，在權勢者的打壓下，假話終於戰勝了真話。「受天命，居中域，化四夷」就成了統治者的一貫堅持，只不過有的時候說的人當真了，有的時候聽的人當真了。宋真宗感到自己很失敗，就要搞天書運動，要封禪。列代皇帝還都喜歡誇示有外邦朝貢，這就甚至令人懷疑，光武帝賜了顆「漢委奴國王」金印，而所謂「委奴國」也許根本沒有存在過，不過是邀功的邊臣合夥設了一個投其所好的騙局也未可知。包括鄭和頻繁下西洋，除了得到一些奇珍異寶，主要目的都是為了藉以昭示令外邦莫名其妙的「天命所歸」。

文弱的民族

馬可波羅說中國人：「若是一個侵略的種族，他們正有着能席捲全世界的眾多人口。不過讀者喲，不要杞人憂天！這些蠻子都適合做好商人，他們全然沒有當士兵的資格。」就是秦始皇也一邊銷了天下兵器為十二銅人，一邊又修長城，「中國的歷史是對塞外諸民族的破壞侵略進行防禦的歷史，他們的侵略是依靠鋤頭的努力的侵略，是以商工之力的商戰，他們的威力是勤勉，是沒有停止的持續的努力。」於是，渡邊秀方由衷地感嘆：「這麼好的民族，世界上哪裡再能找得出第二個？」就像是一個擴大了的農戶，守着眼前數畝良田就滿足了。其實連有點所謂的商戰也難得，統治者只希望百姓們一樣老實耕種而已。所以，「中國人的通病是毫無大丈夫氣概，且喜嫉妒人家的功績，文弱的民族都有這種性質的，只是中國人尤甚。」而老莊帶給人們的消極思想，使人「眼裡絲毫沒有國家國體等等概念，主張極端的獨善主義、自我中心主義。只要能保全自己的生命，那怕國家倒毀、破滅，都不算什麼。總之保全自己的生命以終天年乃其根本。其哲學是生死一如說，是一身解脫法，是名利超越主義。」這些話，至今仍然有其現實批判的價值。

內山完造的漫談

內山完造則作為一個在華二十年的商人，通過漫談式的敘述，為讀者保存了一幅當時的生活畫卷，自有其有趣的一面。因為他「注視生活，而欲把握住生活文化也」。就像左右眼事物一樣，「有文章的文化，有生活的文化」，非兩者湊在一起，才能比較完整。魯迅為《活中國的姿態》寫的序言說：「只要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兩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相互了解的。」把自己看到而覺得有意思的如實描繪出來，也是促進相互了解的方法。魯迅說了一個故事，同樣價錢買油，老媽子得到的多，一旦送到東家門上，得到的就會少一點。內山就認為：「這是多麼富於優美的人情味，奔流着溫情的買賣方法呀，這便是中國式。」而且，「多買的一定是有錢的，對於有錢人，盡量多索取些，豈不更好嗎？」

除了對底層的同情以外，他也批評了中國社會很普遍的「將其私人的家族親戚有關係者拉入公司，使其吃公司的飯」，一直到把公司吃倒為止。所謂：「實在沒法過，開個成衣舖，掙點零錢花，撈點零碎布。」做什麼想到要揩點油，不能不說是普遍存在的醜陋心理。但對工人的消極怠工，他認為那是「默默不語中實行着世界的勞資協調。」真正原因還在於對他們剝削的過低報酬。其他如把福祿壽解釋為：「福為子福，所以示色慾也；祿為食祿，所以示食慾也；壽為長壽，所以示生慾也。」也比較俏皮。至於他對這一切的總體看法和目的則是：「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和改善。」

「猿蟹合戰」的城鄉觀

書評

文：湯禎兆

《平成猿蟹合戰圖》
作者：吉田修一
譯者：鄭舜瓏
出版：新雨出版社

既然提起吉田修一，仍意猶未盡想繼續。他處理日本的城鄉關係甚為敏感，較為人傳誦的《惡人》（2007）正是刻畫於地方都市出身的青年，透過手機的交友網站與女性結識，最終釀成一宗命案，以及與另一女人浪跡天涯的逃亡經歷。

至於2009年的《橫道世之介》，則講述由地方上東京的正直青年，如何在短暫的人生中，於他人的生命中留下溫暖的色彩。兩者情調一陰冷一微熱，節奏起伏更南轅北轍，可是乃同樣處理地方與都市之間的關係，當中同時涉及人物的往還，甚至包含人物在不同地方的性格變化——即一種人與地之間的互動牽連，而這正是吉田修一關心及擅長的小說主題。

在2011年的《平成猿蟹合戰圖》（中譯本2013），吉田修一對角色與空間地域的關係同樣敏感如一。小說大體上是以一眾高中畢業後進入成人階段的青年男女為切入引子，居於長崎離島的美月帶同嬰孩瑛太上東京新宿歌舞伎町，尋找任職牛郎的丈夫朋生，而她在朋生工作店外等候期間認識了純平，他目擊到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的掉包情況，於是想與朋友合作去要挾真正的司機。小說有日本古老傳說的「猿蟹合戰」的原型存在，但作者顯然想把一眾來自不同地方都市的小說人物，包括日本的五島、長崎及大館等南北之地混成一體，彼此由「上京」的向心描繪，到回到地方尋回自我加以發展，作一次完整的投射表白，大抵可以說明了吉田修一此時此刻對城鄉互動的當前體會。

是的，他沒有迴避城市對地方來客的誘惑力，最明顯的例子是美月千里迢迢上京，千方百計希望尋找到朋生的影蹤，但小說中插入神來一筆，就是她抵達東京後並沒有立即到歌舞伎町尋夫，反而是抱着瑛太直奔迪士尼樂園，玩到關門才迫於無奈離開。這一小節正好說明城市象徵符號，在地方來客心目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心理地位。有趣的是，一旦對應現實情況，可能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小說成於2011年，同年東日本311大地震成災，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現實中在大地震之後，東京迪士尼樂園一度休業，即使重新開園後，也出現入場人數低迷的低潮期，樂園也用了五花八門的各式優惠，企圖吸引顧客重新來園遊玩。此所以吉田修一在小說中描述美月對迪士尼的情意結，那其實是超乎現實的一種心理象徵寫照，也從而反映出為何來自南北東西的地方青年，必須要踏足東京，生活於此的精神狠勁心情背景。

和吉田的其他作品不同，一般的城鄉對照的書寫焦點，均集中在入城後的變化——《惡人》中象徵性的精神腐化，以及《橫道世之介》的純情流芳，是一種一體兩面式的分流處理，代表了兩種由鄉入城後的可能角度。而在《平成猿蟹合戰圖》，吉田同樣強調都市生活的黑暗腐化面，令到大家成為彼此傷害，互相彰顯人性陰暗面的角力場，連來自鄉郊的朋生及純平也不例外。小說不同的地方，是把人性的戰場最終回歸轉移回地方，以純平忽然願意回鄉參選作為下半部的發展脈絡，身邊一眾小人物會環繞他的舉動加以配合，構成一場螳臂擋車的角力戰（純平要在地方挑戰一名長期連任的舊政客）。

因此小說的脈絡骨幹，便變成為由鄉入城，然後再由城回鄉的演化來。這一點極有意思，當中也暗示出日本的未來，應該在地方的重建上，尤其吉田修一是以政治選舉作為情節發展的重心，當中的寄託象徵便來得更為明顯清晰。在過去的城鄉對照作品中，此屬十分不尋常的處理手法，而小說中也強調一眾小人物在遠離城市之後，好像均能擺脫不同形式的羈絆，得以看清自我的原貌，從而站穩腳步而重新上路。甚至連純平及朋友要挾的對象，亦與他們連成一線合夥成眾，去共同對抗政治上的頑固保守勢力。

此所以儘管小說的而且確寫得較為樂觀及天真，但卻暗地裡默默道出了吉田的所思所想。處理城鄉關係來到這一步，看來吉田都已確認了自己作為創作人的取態所在了。

徵稿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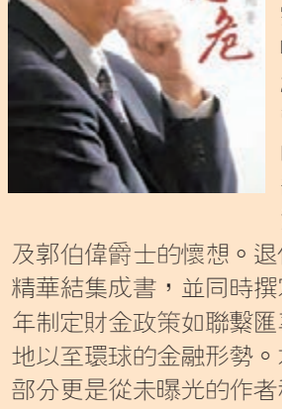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

書介

圖文：草草

名字的玫瑰：啟章中短篇小說集I

作者：董啓章
出版：聯經



香港作家董啟章獲選「2014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本書精選董啟章中短篇小說12篇，時間跨度從1992至1996年，最早的是1992年發表於《素葉文學》的〈西西利亞〉，是董啟章第一篇發表的小說。1992至1993年間發表於《星島日報》副刊「文藝氣象」的從〈名字的玫瑰〉到〈哭泣的摺紙〉，最遲的是〈天宮圖〉，寫於1995至1996年。本書也重新收入港版的〈物語〉和〈阿廣〉（又名〈愛情淪陷記事〉）。〈永盛街興衰史〉原屬舊版《衣魚簡史》（聯合文學），因寫於1995年，所以收入此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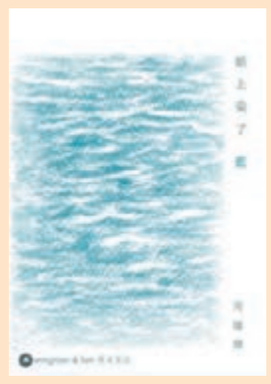
居安思危

作者：任志剛
出版：天窗

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曾經在1983年參與制定聯繫匯率制度，其後的財金工作生涯，先後經歷過八七股災、亞洲金融風暴、港府入市打擊炒家、雷曼倒閉觸發環球金融海嘯等大事。從1999年9月到2009年9月，他每周都在金融管理局網站撰寫名為《觀點》的專欄，當中既有經濟理論的剖析、財金政策的解讀，也有對往事的回憶、對故人夏鼎基及郭伯偉爵士的懷想。退休後，任先生擷取上述文章的精華結集成書，並同時撰寫新文章，以全新視點審視當年制定財金政策如聯繫匯率的得失，以及前瞻香港、內地以至環球的金融形勢。本書還配以珍貴的歷史圖片，部分更是從未曝光的作者私人珍藏，彌足珍貴。對關心中港以至全球貨幣、金融、經濟動向的讀者來說，本書絕不能錯過。

紙上染了藍

作者：周耀輝
出版：亮光文化



著名詞作者周耀輝決定書寫他媽媽的故事，不只為證實媽媽的大半生沒有白過。「2010年，我媽離世。有一天，我為了思念，跑到一個我認為最值得我坐下來思念的地方，從傍晚一直坐到天黑，暮色居然爬到我眼裡。我在紙上試圖寫下我所記得關於我媽的事。 這頁紙後來放在我新買的牛仔褲袋裡。染了藍。紙上若隱若現的藍，就當是一個約定。」他細膩地寫下多年來與母親共處的點點滴滴、小事小物，讀着讀着彷彿讓你看到他與母親相處的畫面，也讓你回想起自己與母親相處的點點滴滴、小事小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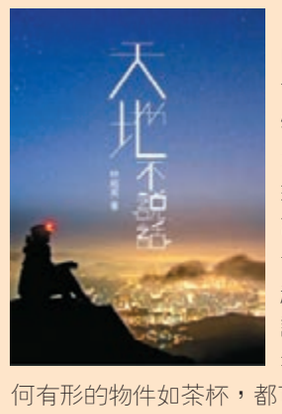
英語・人生

作者：唐明、陳國榮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今年書展，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新書《英語・人生》，作者花費一年時間採訪了十三位名人，暢談他們與英文的緣分，以及英文與他們人生的各種交集。受訪者包括余光中、白先勇、陳方安生、陳淑莊、陳日君、麥列菲菲、曾鈺成、陳可辛、莫文蔚、梁卓偉、陳淑莊、沈旭暉、蘇柏軒。

天地不說話

作者：林超英
出版：快樂書房



空氣是生命？河流是生命？山、大峽谷、湖、海等都是生命？生命有什麼特性？宇宙是物理現象，還是生命現象？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將自己對自然與人生的觀察匯集書中，嘗試解答以上的一堆問題之餘，也融合生物和物理的視野，以趣味盎然的說法，帶你發現知識的盲點。林超英認為，只要我們跳出固有思想的框框，任何有形的物件如茶杯，都可視為生命，因此我們必須尊重和珍惜萬物，千萬不可破壞或浪費。近二、三百年的科技使人類失去與自然生命的聯繫，視一切為死物，引致人類走上趨向滅絕的歧路，今天，可能是回頭的時候。